

一眼看到照片，哟！瘦小身子，挑那么大一对桶；
二眼扫了篇头，哇！二八芳龄，该去“对镜贴花黄”；
三眼盯着篇尾，嗨！海南崖县，那可是海角天涯！

封尘的记忆 永远的情怀

我的九年下乡生活 一种菜篇



看着照片上矫健的我，勾起了下乡生活的一段回忆。记得那是我下乡后的第三，四个年头，队里让我当了后勤班长。班副也是一同下乡的知青，我领着两个比我还小的农场职工子女和一个汕头青年管种菜，班副管炊事班。到如今我也弄不明白放着十几号潮汕青年不用，为什么搬出我们几个十七，八的黄毛丫头去解决全连队百十号人的吃菜难题！只记得那时大家都不愿意去种菜。实在太难了。

别以为海南岛像歌里唱的那样美丽富饶，那时除了海南特有的飞机草，是种什么不长什么（那是革命闹的）！别看环岛四周都是水，可到了干旱季节，地上干得直冒灰土烟。队里唯一一口十几米深的井干枯了。场部每天派水车送水供生活用。我们每人每天从几近干枯的水塘挑百多担水也解不了菜苗的渴。最可恨的是，看着好不容易育出来的菜苗，一阵太阳雨过后，全烧死了。队里的菜地离连队宿舍有近一里地，我们每天都得来回好几趟从队里的茅房往菜地挑肥。烈日炎炎之下，挑着比我们个子还要大，将近 200 斤的两个大粪桶，穿着一双大水鞋，一路上摇摇晃晃连呼带喘，咬着牙歇好几趟才挑到菜地。有时到了菜地也就剩下大半桶了，还溅得满身是粪。

那时的我们正是如花的年龄，却每天和大粪，蚂蟥打交道。那拇指般粗的水蚂蟥黑亮黑亮的灵得很，听见响声就窜。我们从水塘挑水时，浚满了两桶水就赶紧往岸上跑，可还是让蚂蟥吸上了腿。任你怎麼跺脚，怎麼蹭，它就是不下来。有时只好让它吸饱了，自己掉下来。每天两个多小时挑水下来，我们就能逮着十几条蚂蟥。到了休息时，我们几个小姐妹就变着法地去“炮制”这些吸血鬼。用化肥腌，让它吐血；用刀锯，用棍子将它翻肚再用火烧。如今看到这类软软粘粘的东西我就起鸡皮疙瘩。真想像不出我们当

年是怎样“如男”的。由于长年光脚在菜地与粪便打交道，后来我们都得了钩虫病，严重贫血。还是我探亲回广州时，感觉眼发黑冒金星，到医院检查才发现的。几年的种菜生活，一副肩膀替代了开荒时舞锄甩刀的双手。从春到冬不停地担水挑粪，我的双肩磨出了厚厚的茧子，脖子后也生出了一块硬肉。那是因为当红肿的双肩吃不消疼痛时，脖子后那块好肉（事实上是颈椎）可以间歇地顶着担子，让双肩稍作休息。我想后来医生诊断我的颈椎“生理性强直”，也许就是那时落下的。那时知识青年下乡劳动致病致残的非常普遍，有的已将生命留给了那片土地。相比之下我已是万幸了。

那段种菜的日子也曾给我们带来很多欢乐。使牛犁地耙地是最爱干的活。套上水牛，甩着细细的鞭子，“吁”地吆喝着，脚下的土地就翻出一条条漂亮的抛物线。你别说这活儿还沾上了点儿“技术成分”，那犁把就像舵，手往前压，犁就走得深，太重了牛站着不动。手往把后压，犁走浅了，牛一高兴，拖着犁就跑，地上只划出个道道来。我们姐妹几个乐得哈哈大笑，接着抢当“把舵的”。除了特干旱的季节，我们种出了绿油油的小白菜，芥菜，韭菜，包心菜，通心菜，豆角，还有辣椒，茄子，西红柿，苦瓜，丝瓜，冬瓜，南瓜等等四季不同的瓜菜供队里老少近两百人食用。从育苗，间种到搭棚，上架。每天看这菜苗窜高，那瓜豆开花结果，再和那几十斤重的大南瓜大冬瓜讲讲话，那是再开心不过了。当然最开心的要数砍瓜摘豆割菜的时候，每每看着那一茬茬的菜割下来，装满了菜筐，挑回连队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。在那只抓革命促生产不管生活的年头，队里没有派更多的劳力去改善菜地的水源，土质，再加上我们几个毫无经验的黄毛丫头，我们辛辛苦苦种出的菜还是不能全部满足全队的需要。这倒应了今天我先生笑话我的把柄——“瞧你种的花，就知道当年你种的什么菜！”

从15岁到24岁，九年的海南下乡生活虽封尘几十年，但魂牵梦绕地我时时回到那块火热却贫瘠的土地，而梦里回去最多的是我的那片菜地——一块永远无法消磁的记忆。

（作者潘丹穗，原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三团八连下乡知青。1969年8月23日下乡海南崖县；1978年考入广州暨南大学新闻系，1982年分配到北京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；1988年回调广州广东省粤侨企业公司；1997年移民美国，先后在餐馆，贸易公司，电话公司，电脑公司打工，现任马州蒙哥马利学院校务研究室数据研究分析员）